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張善澤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二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司馬

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切教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顧望也至乃趙

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

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是知敗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

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語

勇新序曰臣海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罪死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

暫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魏書曰太祖道武其後

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薄伐其

侵軼我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尚

儼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是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尚

日檀道濟所向風靡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捷東關無

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

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

亂所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

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錢東

大將軍司馬仙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塗潤

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

有千金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法曰狡狴猾也左

陵弊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

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

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

者入秋霖雨洪澗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率厲義勇奮

不顧命潘安仁馬汧督誄曰率厲有方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潘安仁馬汧督誄曰守死善道猶轉戰

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

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

都尉李陵將兵五千入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魏書曰太祖道武其後

其

尚

東關無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東關魏

英雄記曰表術嚴兵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

為呂布作聲援首懸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書

子斬樓蘭王安歸曰武帝遣因村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村音孟又

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

士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

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

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及者蝟毛而起吳志曰

依錢唐大師神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徐兪德粥居于

邊地逐水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

草遷徙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

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願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威也

取而退師延頸自貶虧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初

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繼

果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成有司奏罰罪景宗

聞之輒去州伏闕泣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

戊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

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貶伊成陳琳

檄豫州曰傷夷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

折匈奴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魯疆疆吏來告公

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實

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

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首
謹按河南尹庾云云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也臣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漢書衛青
曰臣幸得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拍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
日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
蕭何為鄴侯功臣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
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也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
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
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今諸
臣莫賞我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
敢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負檐栽施鍾
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負檐栽施鍾
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鼎遽列
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施於負擔君之
楚列鼎而食廣和戎莫効二八已陳
雅曰列陳也和戎莫効二八已陳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潤草塗原豈獲
曰大文天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潤草塗原豈獲
自已喻也蜀曰肝腦塗中原
自已喻也蜀曰肝腦塗中原

宗之存一朝棄甫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
腹棄甲而後生苗是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
何人斯居河之涓又曰有靦面目視人固極昔漢光命
毛萇曰靦媿也鄭玄曰汝媿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
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魏武置法案
所殺長史得繳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著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
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蕭何通說韓信曰功無料
敵制變萬里無差趙亮國頌曰料敵
敵制變萬里無差趙亮國頌曰料敵
奉而行之實具弘廟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
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
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

絕言提晉起居注宗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

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馬汧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愍被司泚致辱

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殺

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絳胡卦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

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是以義士節

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

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賃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
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
哺食米未展送忽至君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
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攔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
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輒攝整士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士父
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主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眾奴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
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正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
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賃得錢七千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
取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較正婢采音劉整竟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攔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貢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三月九日夜失車攔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攔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

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關茸名教所絕

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關茸尊顯諛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漢書曰班伯

弟為羣在綺繡純 袴之間非其好也 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甚弘曰

誅漢書郵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理絕通問而

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淑裳

口莠言自口毛 終久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後漢書曰或問

第五倫曰公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一足者豈可謂

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一足者豈可謂

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警叟有子

曰舜舜事警叟也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警叟不

犯不父之罪而舜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苑南薛包字孟

不夫烝烝之孝 曾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父

婢引其老者若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高鳳自

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

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數文通

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托毫素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整芝撫姪食有故人謂

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

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我一肴豈可以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

內國五鼎外籩一肴豈可以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

惡實不逢故寧逢人 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昌古惟交質

謂取車惟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

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鍾村預曰六斛四斗也包

咸論語注曰十六曰惟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

婦人車飾鄭玄曰惟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

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子謂莊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子謂莊

子日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惠子日人之無情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求明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

傳日齊侯欲以文姜妻女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日人各有偶齊大非五口偶也漢書日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
疑述日不疑膏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不若
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厥隆誠非一揆禮記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
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日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日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日竄隆異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奪倫尚書日八音克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日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
之怒日秦豈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日涇渭
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喪答賓戲日衣冠之族日
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日米光衣冠子孫衰子
左氏傳鄭莊公日周姻婭淪雜罔計斯音庶瑣姻婭則
之子孫自失其序

無職仕毛萇曰兩婿相謂曰姬漢
書曰有厥養卒如淳曰庶賤也
道鄭玄周禮注曰賈明日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

昭來明目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若夫盛德之胤也
業可懷左氏傳史曰違世業之可懷欒郤之家前徵未

遠左氏傳叔向曰晉舊臣之族也既壯而室竊貲莫非

卓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

卓又曰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其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輿臣隸也母成女施於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志士聞而

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

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於紀

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

哀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臣實儻品謬掌夫憲

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臣實儻品謬掌夫憲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

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孤狸遂奏大

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杜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

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

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

賈逵國語注曰風采源雖人品庸陋實參垂曾祖雅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位登八命檀道鸞為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郡人為

牧也王之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諸闈亦居清

顯尚書曰亮來惠壽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源頻叨諸

府戎禁豫班通徹漢書注曰舊日徹而托姻結好

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玷辱流輩莫斯

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胤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

而食厚祿王源見言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博曰王

綽冀州記曰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對策曰家溫

音義曰明其等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

郡正閣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

圭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

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

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

榮緒晉書陳畧有與晉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

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

者何謂無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

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潘陽之睦有異於此潘岳陽

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且買妾納媵因聘

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為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儀禮

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鵲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

日第也鄙情教行造次以之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

道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糾慝繩違允茲

簡裁源即主言其遠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尚臣謹案南

郡丞王源忝籍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同人

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殺紂魯相齊穆狀兒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

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董猶不雜聞之前契左氏傳

宋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

董猶不同器而誌馭馬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魚必河之魴豈其共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高明降

衡雖自已作陸雲云峇兄書曰高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說

與儂古字同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尚書大傳曰周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

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為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數

交開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

毛萇詩傳曰弥然也

豈由愛顧

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人罰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說文曰諷誦也

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

仲宣投劄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審身表民故云禁兵域皆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

飄許京故云豫德連時居汝

穎汝穎太祖食芒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

尚書曰樹之風聲

曰周章於省覽何違高視哉

家語曰孔子出乎四

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

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

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相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

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

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鵝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鵝鳥賦亦命脩為之而

亦作之竟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

鄭巴使大夫種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真

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

能贊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

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
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

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

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

楊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若此仲山周旦

之儔為皆有儔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

仲山南之德未詳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若乃不

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來庶官之寶

曰志經國之長基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

封禪書曰飛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功晉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

獲書於竹帛傳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
遺後世子孫也哉輕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詩曰矇眊敢望惠施以
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漸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
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李緒瓌瓌何足以云劉季緒好
周相如者也故引之劉季緒名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
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
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
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
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
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
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

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鈕商獲麟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

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

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

均者亦律調五声之均也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

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和漢書曰鄭声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

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賈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賢其清

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馬依北風袞衣袞也袞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

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妯娈姐各倡魏志文帝

令杜夔為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夔音

同也其史妯娈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妯娈姐切

說文曰媼字或作媼古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字假借也姐子也切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竊准

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箴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懼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左氏傳曰得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

死罪

谷東阿玉箴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

太相碑為軍謀祭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

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蔡乘

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

相與之道子賦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游豫讓之友也張叔文論曰
青游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力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子將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子將一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於人接而出之問由子何之過曰
欲說東諸侯松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
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
兩錢之錐今子持械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
曰淳于髡三稱鄰忌三知之髡等碎屈而去故所以尚
干將莫邪者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
貴於立斷也論語頹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
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而不受
妙句焱絕煥炳華也鹽念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
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馳星流矢駑夫聽白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定而齊足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王調
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載權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
始曰下里巴人也論語頹淵曰夫子博我以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子貢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誦謂誼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冉冉而逾施

昔侍左右側坐眾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

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自謂可終始相

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

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壽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

容愉揚漢書曰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曰延年曰群下鼎沸

曰軍書交馳而輻湊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

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

頗排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

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

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著書人

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為鳥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答賓戲曰娑娑乎藝術之場休

息平篇籍之囿項代曰場圍講藝之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擿藻筆鸞龍

之文奮矣鸞龍麟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谷賓戲曰擿藻筆鸞龍

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雖年

齊蕭王才實百之魏文書曰君德不及蕭王年尚之齊

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

以同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

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

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

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

預曰七十猶欲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

尚書曰悽悽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耀靈匿景繼

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耀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

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

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

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小器易盈先取

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沉即以五

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

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婚人曰先王西帶常山連函平

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

所忌也漢書上等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重以泚水漸漬疆宇

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脂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

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織

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也故想其風邯鄲趙國之賢將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與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

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

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壘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而所質闇弱無以莅之

毛蔓詩傳曰蒞臨也若乃邁德種因樹之風聲尚書外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使

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

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

傑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侯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

於遺訓而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兒往者

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

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

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一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更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殺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
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刀以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
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生不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取
於繩墨曾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
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彼豈虛
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
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
古今一揆先後不貲爾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者之不如今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大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

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 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昔伊尹有莘氏之

媵 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發干湯乃為有莘媵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王曰伊尹有莘之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

之渙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

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伐

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 呂尚磻溪

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自

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

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況自先相

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

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

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魯人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迴首

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

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

長楊賦曰秦節西征羗羸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擇回

回首內嚮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三越王隱

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湏臾陷潰斬

送誕首魏志曰誕開城自守遣小子親至吳請救吳遣

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昔降吳兵萬眾器

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宇內

即攝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

康寧詩匪不作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弃疾

乎君居陳蔡詩匪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

自少康以後世服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

功盛動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譽

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華

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

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耶指南越相夷靡

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祭公諫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相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

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成舉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

其道幽遠而無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

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子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

潢汗行潦之水尚書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曰

日希蹇之乘不馳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

駱六轡沃若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曰我馬維

壞若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歧路西東

或以歎喑烏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

與鳴同况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

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貌若墜雨翩似秋

葉帶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之地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復采

一介抽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

表賦曰庶小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菜場圃

善之有益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

王好宮室苑圃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子顯齊書曰隋王

之樂築兔園也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

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

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契闊戎旃從

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通帛曰蒲劉向七

容燕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蒲劉向七

有譽長裾曰曳後乘載脂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

曰文學記乘於後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

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

長者賜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撫

臆論報早誓肌骨躬表曰抱豐歸審刻肌刻骨不悟

滄溟未運波臣自湯莊子曰鯀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

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渤

解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解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

清切藩房寂寥舊葦藩房王府舊葦眺舍也劉楨贈徐

左氏傳曰華門圭竇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

之人皆陵其上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天穆

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

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

浮顧龍門而不見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謂女子徐無鬼

逸曰龍門楚東門也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

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

不亦去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朝而巳

者思人滋深乎侯於江渚也杜預左氏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

傳注曰餘艘舟名也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邱諸侯朱尹故曰朱邱

韓詩外傳簡王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

樹排李秋得食其實也如其篋屨復或存存席無改韓詩

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菽薪而夫簪髮其哀言不楚昭

王立其跡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奔者韓子曰文

公至河命席褥指之各犯聞之曰席褥所卧也而君奔

禮注曰在席乃單席也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攬涕告

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

辭愁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王曰不知涕泣之

橫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劉琦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

策劉劭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

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含生之倫庶身有地曹植

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況助受教君子將二十

年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咳切唾為恩盼睐成飾

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語

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

挈切苦結之盲形乎善謹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

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助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射也至是故引助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所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焮

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

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

萇曰淪雖情謬先覺而迹淪焉知梁武之必貴為謬

淪騎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相生

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維聖人之網不輒騎君之餌也湯

沐具而相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虱

憂案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

傳道將使伊周奉轡柏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

扶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

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群英惟此魚目唐突璵璠

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璠

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

陳群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顧已循涯寔是知塵忝

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曰

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

詩曰匪報也 不勝荷戴 弄營之情 國語申胥曰昔楚董
永以為好也 詰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循謙讓

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

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也蘊與韞同秦被

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撝紳顯顯深所未達如封障

書曰因難撝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撝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

也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

鄭玄禮記注曰 致之言至也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之言至也

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夫負妻戴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首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

懼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

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先 增玉璫而太

公不以為讓 尚書中候曰王至田於溪水畔見光景于斯

尚立變名谷曰望鈞得玉璫刻曰姬受命呂佐旌 況世

德合昌來提撰爾雖鈔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哲繼軌先德在民 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伯曰藥武子之德在 經綸草昧嘆深微管 易曰雲雷屯

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經綸草昧嘆深微管 君子以經綸

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

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與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

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

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班師振

旅大造王至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

造于錐累繭救宋重胙存楚說文曰蠶黑皴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

西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

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

重繭累胙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胙七日七夜至

于秦廷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

大破之以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矣

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與大

鍾不可負以椎毀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

國胙竹尼切

已遠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漢書蒯通謂韓

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是以玉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

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死論語比玉馬喻賢臣去

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去

也論語陰媿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

族唐王禽宋均曰謂殺閹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

版異也龍同姓稱族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

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山戎孤竹東馬景

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比伐山戎過孤

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

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

外傳曰申徒狄非其出將自投於河崔真簡而止之曰聖

人仁人父母今為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各教鍾

濡足故不教人可乎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道風素論坐鎮

樂廣曰各教中自有樂也何為乃爾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

雅俗采同曰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

調不習孫吳違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問與

武而不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

殺者夫馬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

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樂紂之民比屋可誅

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顛史毋有季

桀龜玉毀於楨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

中是誰之過歟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曰濂伯恥獨為君子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伏願時

使民不任空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慳慳誠也

應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

奏記

詣蔣公首

阮嗣宗撤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

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

已去濟大怨於是卿親其前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後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

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群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

人聞鷄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魯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

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

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三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籍無鄒卜之德

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

黍稷之稅以避富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

以翼戴其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孟子有疾王

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監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

也及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

問休暢幸甚幸甚而得謂之幸分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

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矣望風懷相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

谷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能不慨然自

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觀但見

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韋韞古巨毛毳川首

幘以禦風雨糲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韞韞衣也漢書

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韞幘舉自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節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

國語注曰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身

負國恩為世所悲背禮記注曰負背也鄭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奔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今先君之嗣先君謂其

之殯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

心以自明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

已矣絕望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怒辱輒復苟活

之辭也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音令人悲增怛怛耳雨雅

憂也方言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意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

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

也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步卒五千出居延時

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統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

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而裏萬里

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

其稱甚美臣贊按流俗語曰天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

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然猶斬將塞

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塞旗之士臣贊按取日

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

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意

謂此時功難堪矣

說文作戡戡勝也此是地名今傳俗用

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

劉兆毅梁注曰舉盡也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

而去

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

初良

痛決命爭首

漢書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徒火故切言空首奮擊

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為陵飲血

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希噓飲淚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

尉咎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

蘭子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

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纒也况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皆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

者莫其駮醜虜驕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以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

隨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

越勾踐自會稽十年撫循其士民吳王比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相

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相公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

于為兵以備漢於是陵此陵所以仰天推直追心而泣

家毋弟妻子皆伏誅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昔蕭樊囚執韓彭趙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

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

樊噲堂呂氏即曰上一曰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代將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諸長安又曰陳豨反

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竟呂氏後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

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迂如蜀道著青衣行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死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

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臨彭越往年殺

韓信說文曰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

相肉醬也

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今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實嬰景帝時吳楚反

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

田蚡不敬遂論嬰奔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死

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請廷尉責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戴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軍于所

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

兵封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

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

刀割頸為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死胡北之野漢書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使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廣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虞

常生得匈奴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

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始以強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漢書陵謂武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

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

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厚賜書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意氣勤懇懇忠款之兒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失俗也

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幸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悒而與誰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

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以流世死伯牙何則士為

知己者用女為說

已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也隨侯珠也和氏璧也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書辭宜答前與我書

書宜應答但有

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之事故不獲答

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我常知中

書時偶有賊盜之事

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也得竭至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憤

以曉左右廣雅曰適問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謂任安恨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者行之極

也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憐者

惟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

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

其詬尋比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

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

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於是取之去衛過曹商鞅因景監見趙良良史記趙良

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謂趙良

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刑之

之見秦王也因其賢宰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

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又

子參乘袁絃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迂父同諱故曰同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
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
之餘薦天下豪俊哉記履紹曰臣切僕賴先人緒業
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塞旗之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无一
容亦无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
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

維網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闡葺之中闡葺

也葺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闡葺乃欲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

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出入周衛

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

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故絕賓客之

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

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曰辯

諂多士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僕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曰夫公六韜

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

僕觀其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

徇從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推一國之中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今舉事

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違合會之變謂生其非壘也僕誠愁痛之且李陵提步

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

之師弟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茶

做日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言半當虜救死扶

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

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闔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晉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

曰沫

音類善曰類古扶字言流血在面如盪類也說文曰類

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

以擊耳相寬益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

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

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

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冒白刃北鄉爭死敵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後藉山使麾下騎

將得士死力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杜日陵

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悼誠欲

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兒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

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雖古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滿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眦柴懈之辭言欲廣主

塞群臣睚眦切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陵遊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

功上以遷鄭玄禮注曰理治獄官也卷手拳之忠

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言衆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

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師古曰而僕又何之蠶室如淳曰何次也若人相次也
隕墜也而僕又何之蠶室人志切今諸本作葦字蘇林
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以為置蠶宮今良諸法云諸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
室者屬少府類監云葦推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書
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文史星曆近
詎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之圍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牛云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蝓也蟻蚍也皆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以為
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上不辱
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其次不辱辭
令辭謂言辭其次誣體受辱被誣體謂其次易服受辱易
謂著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
謂以之箠人同謂之箠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鬻
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腐刑極矣蘇林曰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

臭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

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

所以共承宗廟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

曰杜乃獲故乃穽言威為制約漸積至此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

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

此疾苛吏之辭也文頴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

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

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羗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羗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

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

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

皆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者又斷舌

故言具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救免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為梁王梁

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

食禮甚甲有子胥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
捕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
乃壁人柏人娶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
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
之於是逮補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絳侯誅諸
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關三木
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
曰桎兩手同械曰桎在足曰桎韋昭曰季布為朱家鉗
桎兩手合也桎音告拳音拱桎之栗切

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
奴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
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
乃髮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
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

灌夫受辱於居室
漢書
灌夫受辱於居室

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
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延肯
幸臨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帳具自旦侯同至
日中蚡不來夫不釋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
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
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喜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
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劾兒女曹咕聶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尤曾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
為保宮令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

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

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

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

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

縲紲墨索也紲也所以拘罪人 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

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齊之間罵奴曰獲齊之比鄒燕之比郊凡人

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

稱焉廣雅曰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

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酒蒼引之也演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魯史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臆脚兵法脩列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洧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微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重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不韋遷蜀世傳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許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者與家屬徙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

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詩三百篇大

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于為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

底致也郭璞曰音指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謂文

章也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

見已情則不孫養也近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
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九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卓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溫色僕誠必著此書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則僕償前辱

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論語曰君子惡居下

流而訕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汗切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云出則不知其

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去

人尸居環堵之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

室不知所如往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沉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吾聞之於故也知善不
惑夫狂與惑者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聖人之戒也心刺切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美也戰國
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二首

揚子幼

漢書揚惲字子幼華陰人以太能稱
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
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
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之言大
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舉
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見

也底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
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叙自所不及爾雅曰愬勤其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

其過不安國曰文飾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十石皆位在列卿爵為通

侯摠領從官其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也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矣

論語子曰藏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懷祿貪勢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比闕妻子滿獄上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

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揮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豈得全其首領復奉

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伏惟聖主之

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曰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

過三年臣見放逐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

降居三月復初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

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

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一臣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

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贊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

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湏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

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

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汗烏卧切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知憚者猶隨

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白王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段于木此二人者君

皆師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崔皇謂

西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難鄭玄曰

抗之難鄭玄曰子弟貪鄙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

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

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

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豈茲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嗟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

十融過於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權有會稽成羣章尚存

二歲也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尔

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求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

之公羊傳曰邢云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

天下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

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

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

三友損者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貞對鄭王子伯駢曰

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

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

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

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

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

賈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求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本

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對曰死馬

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

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晉謂晉平公曰珠出於

足而不至者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

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曰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

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

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

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

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

乘之困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則士

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則士

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

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宗篤斯

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曰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

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

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屬正風迹叔元心

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
王莽時故吏三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
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
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精
怨聞遂大怒舉兵
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
生莊公及共叔段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魏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實

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

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殮左

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

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如

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

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
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
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餽臣父臣之難中山君曰以
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

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

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龍乃發步騎三千人伯通與更

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

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子曰况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讓屢有降挹之言善頌篇曰挹揜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

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斬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

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

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

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

之宋猶有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

不知量也

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

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微之寵既

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長為羣后惡

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求為羣后惡法今

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定海內者無私讎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

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

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

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

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書

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

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懼故自竭老

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懼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

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

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

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比日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

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

曰不義而強故唐虞之世蠻夷得夏尚書舜典曰咎繇

其弊必速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蠢爾亦蠻詩書歎載言其

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莫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

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

今魯曾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是夏殷所以喪苗虜所

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闞廡曰師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龍耳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

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明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

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

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

午師渡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

焉有星流景集颶奪靈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奔者

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

指鬼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

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整力而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

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恭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

騁奔牛之詐孫吳勒

入陣之變猶死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

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此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以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

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

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

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卒矣李梁猶在強楚控謀左

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為大隋張必奔小國小國離楚

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日李梁在河益注曰

季梁隋賢臣也既至衆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蒙帶為垣高不可登地箸為

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

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

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

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若乃距陽平據

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據八陣之列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

韋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奴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枝擊之而城中

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声声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
此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
迎襄王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焉肯土崩魚爛哉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

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
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構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

未之庚是懼禮記檀弓曰我美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

前聞高唐者効縣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遊睢息惟渙者

學藻績之絲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

然少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二三子復於子

仁猶政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

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人學諸孫崧崧曰君

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是何言歟夫

綠驥垂耳於林垆雅曰野原曰驥垂兩耳服車兩鴻雀

戩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

鴈高飛不集汙池藝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殿之下乘也

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及整

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又玄揮勁翻陵

厲清淨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哉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隰有六恐猶未信立言必

大噓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哉无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趙

